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安娜·卡列尼娜

[俄] 列夫·托尔斯泰 原著

陈 村 缩写

华夏出版社



安娜·卡列尼娜

→ [俄] 列夫·托尔斯泰 原著
陈 村 缩写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 L. N.)
著;陈村缩写.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10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ISBN 7-5080-3266-7

I. 安… II. ①托… ②陈…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缩写本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8722 号

责任编辑:许 婷 赵晓燕 韩 平
安 慧 友 葵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世 界 知 识 印 刷 厂 印 刷

730×988 1/32 开本 11.25 印张 194 千字 2 插页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3.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作品内容提要

彼得堡的官僚卡列宁的年轻貌美的妻子安娜与青年军官沃伦斯基伯爵邂逅，二人一见钟情，迅速陷入热恋之中。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沃伦斯基放弃了功名，牺牲了前程，安娜则置舆论于不顾，抛弃了丈夫和心爱的儿子，二人毅然出走。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沃伦斯基的狂热冷了下来，而安娜无法忍受，终至绝望而卧轨自杀。作品揭露了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

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丛书

精选外国长篇小说名著 24 种，中国当代一流作家执笔，既浓缩了世界文学名著原作的精华，又剔除了一些不适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的成分，是经典作品理想的现代版本。丛书所选作品均为穿越世纪的文学经典，这些作品在它们所产生的时代代表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成就。它们不仅为我们认识社会提供了崭新的视野，也为广大青少年砥砺意志、陶冶情操、提高修养、塑造性格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第一批十种

堂吉诃德	原著[西]塞万提斯	缩写陶正
白 鲸	原著[美]麦尔维尔	缩写陆天明
红与黑	原著[法]司汤达	缩写母国政
斯巴达克思	原著[意]乔瓦尼奥里	缩写袁和平
笑面人	原著[法]雨果	缩写毕淑敏
傲慢与偏见	原著[英]奥斯丁	缩写赵丽宏
巴黎圣母院	原著[法]雨果	缩写李功达
基度山伯爵	原著[法]大仲马	缩写黄蓓佳
简·爱	原著[英]夏·勃朗特	缩写凌力

包法利夫人 原著[法]福楼拜 缩写朱晓平

第二批十四种

死魂灵 原著[俄]果戈理 缩写肖云儒

名利场 原著[英]萨克雷 缩写范小青

奥勃洛摩夫 原著[俄]冈察洛夫 缩写叶辛

鲁滨孙飘流记 原著[英]笛福 缩写郑万隆

双城记 原著[英]狄更斯 缩写刘登翰

罪与罚 原著[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缩写赵长天

安娜·卡列尼娜 原著[俄]托尔斯泰 缩写陈村

娜 娜 原著[法]左拉 缩写陆星儿

卡拉马佐夫兄弟 原著[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缩写孙绍振 王光明

金 钱 原著[法]左拉 缩写毛志成

德伯家的苔丝 原著[英]哈代 缩写刘庆邦

沉 船 原著[印]泰戈尔 缩写肖复兴

牛 虻 原著[英]伏尼契 缩写史铁生

好兵帅克 原著[捷]雅·哈谢克 缩写孙幼军

华夏出版社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电话:(010)64663331

欢迎进入 <http://www.hxph.com.cn> 的 BBS 论坛

目 录

作品内 容 提 要	1
第一部	1
第二部	55
第三部	131
第四部	169
第五部	232
第六部	274
第七部	283
第八部	349

第一部

1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浪斯基的家里一片混乱。由于丈夫和那个法国女家庭教师的关系，妻子声称她再也不愿和丈夫在一个屋子里住着了。三天以来，家里的所有人都为此感到难受。妻子寸步不离自己的房间，丈夫三天不在家，孩子们没人管教，在家里到处乱跑。连仆人们都混乱了。

吵架后的第三天，司特潘·阿卡谛耶维奇·奥布浪斯基照例在早晨八点醒来。他发现自己那肥胖的保养良好的身体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哦，哦，怎么回事？”他想着刚才的梦，一群人在一个什么地方唱着歌儿。“真是有趣极了，可惜醒来后糊涂了。”他心情很好，看到阳光从厚窗帘的边上透了进来，就按照九年来的习惯，伸手去取晨衣。他这才清醒，自己并非是在妻子的卧室，而是在书房。他不笑了，皱起眉头。

他叹着气，将和妻子吵架的情景都想起来了。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卧室里，妻子指着手上

的信质问。

事后，最使奥布浪斯基恼怒的，并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当时自己的那副蠢相。他站在妻子面前，不觉得委屈，不否认，不辩解，不求饶，竟还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不由地浮现出日常习惯的憨厚的微笑。

陶丽看见那微笑，打了个哆嗦，她无法遏制地喷出一长串残酷的话，说完就奔出房间，从此再也不愿见他。

2

奥布浪斯基不欺骗自己，不对自己装出悔恨的样子。他今年三十四岁，相貌堂堂，多情善感。妻子小他一岁，不算上两个死去的孩子，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如今他并不后悔自己的不爱她，后悔的只是没能瞒过妻子。事到如今，他为他的妻子、孩子以及他自己难过起来。原先，他糊涂地以为妻子早就料到他的不忠实了，只是眼不见为净罢了。他甚至以为，作为一个贤妻良母，一个不再年轻美丽的女人，他的妻子理应对丈夫宽松一些。谁知恰恰相反。

奥布浪斯基自言自语着：“唉，真是糟透了！从前，一切是多么顺心啊，我们过得多么快活！她为自己当一个母亲而心满意足，从来不用我操心家庭事

务。糟糕的是，勾搭自己的家庭教师未免太庸俗一点。但是，她是一个多漂亮的家庭女教师啊！（他眼前浮现出罗兰小姐那双会说话的黑眼睛和她的笑容。）话说回来，她在我们家时，我从没越轨。眼下，最糟的是她已经……这可怎么办呢？”

在遇到各种烦难问题的时候，奥布浪斯基通常不去想它，就像依靠睡眠来忘记烦恼。“看着办吧。”他起身了，穿上晨衣，迈着和往常一样的步子走到窗前，拉开百叶窗，使劲按着铃。他的贴身男仆马特维应声而到，拿来他的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理发师也跟着进来。

奥布浪斯基看了电报，立即精神一振：“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卡迪耶夫娜明天要来了。”

“上帝保佑！”马特维说。他像大人一样明白，安娜·阿卡迪耶夫娜的来到，也许会使这对夫妇言归于好。“是不是要给她收拾楼上的房间？”

“去告诉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她会吩咐的。”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

“是的，把电报拿去，照她吩咐的去做。”

“是，大人。”马特维心里明白，大人是要他去试探一下。

当马特维慢吞吞地走回房间的时候，奥布浪斯基已经梳洗完毕，理发师已走了。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要我向您说，她要

走了。她说：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马特维双手插在口袋，歪着头看着主人。

奥布浪斯基不作声，脸上浮起苦笑。

门外有女人衣服的声响，老保姆玛特寥娜严肃的麻脸出现在门口。她是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

“您上她那里去吧，大人，再去认个错。上帝会帮助您的。她多痛苦啊，看着她，人们都会悲伤的。而且家里也变得乱七八糟的，您得怜悯怜悯孩子们。去认个错吧，大人。没有别的办法了！贪图一时的快活就只能……”

“她不会见我的。”

“您只要尽了力，上帝是仁慈的，大人，向上帝祈祷吧，祷告上帝！”

“好吧，你先去吧。”奥布浪斯基突然涨红了脸。他对马特维说，“来，给我换上衣服。”

奥布浪斯基穿好衣服，在身上洒了点香水，拉拉衬衫的袖口，照常把香烟、怀表等杂物分置在各个口袋，然后抖了抖手帕。尽管遇上了麻烦，他依然是整洁、健康而且芬芳的。他走进餐厅，在摆着咖啡和信件、公文的桌旁坐下。

看完信，处理了公文，读了晨报，喝了两杯咖啡，吃了黄油面包。他听见门口有孩子们的吵吵嚷嚷的声音，就走到门口去招呼他们。孩子们丢下玩具，朝他跑来。

大女儿塔尼雅是父亲的小宝贝，她跑进房间抱住他，笑嘻嘻地吊在他的脖子上。她正要跑开，父亲拦住她。

“妈妈怎么样了？”他问。

“妈妈？她起来了。她不叫我们上课，要古丽小姐带我们到姥姥家去玩。”

小儿子格利沙也来了。奥布浪斯基并不太喜欢他，但他尽量做得公平。他在壁炉架上取了两块糖分给他们。孩子们拿着糖走了。来了一个申诉的人，加里宁上尉的妻子。尽管她的要求是无理的，他还是耐心地听完她的话，并尽力给她帮助。这女人走了，奥布浪斯基拿起帽子，想想是否忘记了什么。除了他想忘记的妻子，他什么都没有忘记。

“噢，是的！去还是不去？”他想了很多，最后决定还是去见妻子。“迟早要去的，这样僵持着总不是办法。”他竭力为自己打气，挺了挺胸膛，吸了两口烟，将烟头一扔，迈着大步穿过客厅，走向妻子的卧室。

3

陶丽穿着短衣在找东西。她的头发曾经浓密美丽，现在已稀疏难看，用发针盘在脑后。她消瘦而憔悴，使得那双大大的受惊的眼睛更加触目。房间里都是散乱的东西，她站在这些东西之中寻找着什

么。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下来，朝门看看，徒劳地想装出严厉而轻蔑的神情。她怕他，害怕在此刻和他见面。三天来，她一次次试着要自己把她和孩子的衣服清理出来，然后回娘家去。但是，她总是下不了决心。她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一定得想个什么办法羞辱他，惩罚他，要他也尝尝那种痛苦的滋味。她很想离开他。但是心里知道这是办不到的。她无法摆脱将自己视为他妻子并爱他的习惯。虽说意识到出走是不可能的，但她还是欺骗着自己，继续清理东西，作出要走的样子。

一看到丈夫，她就把手伸进衣柜的抽屉，像是在找寻什么东西。直到他走到自己身边，她才回头看了他一眼。她原想做出严厉果断的神情，却流露出困惑和痛苦的神色。

“陶丽！”他用怯怯的声调说，把头低下，竭力装出一副可怜相，但依然显得容光焕发。

她朝他扫了一眼。她想：“是的，他倒快乐得很！可我呢？我恨他这样子！”她的嘴唇紧抿着，脸颊上的肌肉也抽搐起来。

“您要干什么？”她用不自然的声调匆匆问。

“陶丽！”他声音在颤抖，“安娜今天要来了。”

“这和我有什么相干？”

“这可是……”

“走吧，走吧，走吧！”她痛苦地嚷着，眼睛不朝他看。

奥布浪斯基刚才还能镇定地看报、喝咖啡，现在，当他看到妻子憔悴而痛苦的面容，听到她绝望的声音时，他觉得自己呼吸都困难了，喉咙哽住了，眼睛里闪动着泪光。

“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呀！陶丽！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知道……”他说不下去了，他的喉咙哽住了。

她砰地一声将柜门关上，看了他一眼。

“陶丽，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一件事，请你宽恕我……难道你我九年的生活不能抵偿一时……一时的情欲吗？”

一听到这话，她怒不可遏：“走开，走开！别来对我说您那下流的情欲！”她想走出去，可身体摇晃了一下，一伸手抓住了椅背。他看着她，眼泪也出来了。

“陶丽！”他说着哭了起来，“看在上帝的面上，想想孩子们，他们什么过失也没有。都是我的过错！你惩罚我吧，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我有罪，我罪孽深重啊！可是，陶丽，你就宽恕我了吧！”

她坐下。她在大口地喘着气，使他心里说不出地难过。她几次想开口，但发不出声音。他等待着。

“你想到孩子，只是为了逗他们玩玩，可我想到了他们，知道这下子全完了，”她说。这是三天来她一直对自己念叨的一句话。

他感激她照旧用“你”来称呼他，便靠过去想拉

她的手，她嫌恶地躲开了。

“我一直在想着孩子们，只要能够救他们，我什么都愿干。可我想不出怎样才能救他们：是将他们从他们的父亲那里带走呢，还是将他们留给那个不正经的父亲——是的，不正经的父亲……您倒说说，那桩……那桩事情发生以后，你我难道还能在一起生活吗？还能吗？可能吗？”她高声重复着，“在我的丈夫，我的孩子的父亲，和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发生了关系之后……”

“但是，你叫我怎么办呢？叫我怎么办呢？”他用的是可怜巴巴的声音，自己也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他的头垂得越来越低了。

“我讨厌你，厌恶你！”她嚷嚷着，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您的眼泪一文不值！您从来没有爱过我，您无情无义，不知廉耻！您卑鄙，令人厌恶，您是个陌生人，是的，彻底的陌生人！”她又痛苦又愤怒地说着，说出连她自己都觉得可怕的字眼——陌生人。

“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他说。

这时，隔壁房间传来孩子的哭声，大概是跌了一跤。陶丽听着，神情松弛了。她迅速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哦，她是爱我的孩子的，”他想，“既然如此，她怎么还能恨我呢？”

“陶丽，听我再说一句话，”他一边说，一边

跟上她。

“您要是跟着我，我就叫仆人和孩子都过来，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无赖！我今天就走，您去跟您的情妇在这儿住吧！”

她走了，将门砰地一声拉上。

奥布浪斯基叹着气，抹了一把脸。他想，她那粗野的叫嚷和“无赖”、“情妇”这些字眼，说不定连女仆们都听见了。真是太粗野了！奥布浪斯基一个人站了会儿，擦擦眼睛，叹了口气，挺着胸膛走出房间。

陶丽听见马车声，知道奥布浪斯基走了，就回到了卧室。这是她惟一的避难所。她在刚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绞着自己干瘦的双手，回想着那场谈话。她想：“他是不是还去看她？我刚才怎么不问问他。不，不，和解是决不可能的。即使我们还住在一幢房子里，我们也是陌生人，永远的陌生人！而我本来是多么爱他，多么爱他啊！……我现在居然还爱着他，而且比过去更爱他了？最要命的是……”

刚想到这里，玛特寥娜过来，将她的沉思默想打断了。于是，陶丽又置身于日常的事务，让家中的那些琐事冲淡自己的痛苦。

4

奥布浪斯基靠着他的天分，在学校里学习得不